

# 浙江畲族村落语言生活现状个案调查

——以武义县柳城畲族镇下湖源村为例

雷艳萍

(丽水学院 教育学院, 浙江 丽水 323000)

**摘要** :下湖源村位于浙江省武义县柳城畲族镇西南 2 公里处,是一个典型的畲族聚居村。通过对该村村民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发现畲话仍旧是畲民的第一交际语言,村里所有的常住畲民都能熟练地说畲话,并且绝大部分畲民都已成为双语甚至是多语能力者。但是随着畲汉通婚人数越来越多,村里会说畲话的汉族人却越来越少。

**关键词** :下湖源村;畲民;畲话;语言能力

doi:10.3969/j.issn.2095-3801.2012.06.005

中图分类号 :H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3801(2012)06-0028-06

## A Case Study on the Use of Spoken Language by Villagers of She Ethnic Villages in Zhejiang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in Xiaohuyuan Village,  
Liucheng She Ethnic Township, Wuyi County

Lei Yanp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Lishui University, Lishui 323000, Zhejiang)

**Abstract** :Xiaohuyuan village lies to the southwest of Liucheng She Ethnic Township and is 2 km away from the township. It's a typical She ethnic village.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use of spoken language in the village discloses: the spoken language of She ethnic group remains to b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language for daily communication in the village; all the villagers can speak their ethnic language fluently; most of the villagers have become bilingual or even multi-lingual;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villagers of She and Han ethnic group getting related by marriage in the village, the number of villagers of Han ethnic group who can speak She ethnic spoken language is on the decline.

**Key words** :Xiaohuyuan Village; She ethnic group; She language; language ability

收稿日期 :2012-10-08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0CGZY02YBQ)

作者简介 :雷艳萍,女(畲族),浙江武义人,副教授,硕士。

## 一、研究背景

散居于我国东南地区的畲族是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也是我国典型的散居民族之一。纵观畲族的文化史,其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与周边民族相互借鉴交融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变迁,在我国现今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畲民的语言生活受到了强势的冲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畲族重要民族标志特征之一的畲民语言的变化,能突出地体现畲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及其特点。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关注畲民的语言生活现状。其中陈延河<sup>[1]</sup>和王远新<sup>[2]</sup>对占全国1%畲民所讲的畲语<sup>①</sup>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林伦伦、洪英<sup>[3]</sup>广东潮州畲族村的畲话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林清书<sup>[4]</sup>和赵峰<sup>[5]</sup>分别对福建闽西和闽东畲族村的畲话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

李远宁、李春意、张晓等<sup>[6]</sup>通过对广东潮州几个畲族村进行调查发现,“畲话正以一个极为快速的节奏在萎缩。现在潮州的畲族村已经越来越少人会讲本民族的语言了”,“所调查的四个村中,只有李工坑村的语言保存得较完好,碗窑村次之,其余两个畲族村则几乎丧失”,“近年来,李工坑畲民在生活上虽然还是使用畲话,但已经在日趋淡化,甚至有被潮州话取代的趋势”。

周晓景<sup>[7]</sup>在福建福安穆云畲族乡溪塔村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73%的畲民“大致会听得懂畲话但不会讲”,6%的畲民“完全不会讲”,21%的群众“只会一点”,在一些畲汉杂居特别是汉民占多数的村庄,畲话基本绝迹,调查还表明,80%的畲族青少年不懂畲话,也没有兴趣学畲话。

但是作为畲族人口第二大省的浙江,其畲民语言生活现状的研究目前还是一个空白,本文以浙江省武义县柳城畲族镇下湖源村畲民的语言使用情况作为个案,采用穷尽式入户调查方式,通过入户、问卷、访谈等调查方法<sup>②</sup>,研究畲民的语言生活以及畲话的使用现状,探索在现代化背景下浙江畲话的发展趋势。本研究还将有助于我们对畲民的语言现状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同时对于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母语的保留和发展、畲汉语言接触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

## 二、基本村情

浙江省武义县柳城畲族镇位于瓯江流域的宣平溪上游,地处武义县的南部山区,是浙江省18个民族乡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乡镇,是浙江省畲族主要聚居地区之一。柳城原为处州府宣平县制所在地,1958年宣平撤县并入武义。宣平话属吴语处衢片,武义话属吴语婺州片,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彼此之间不能直接通话。如今的宣平话还是柳城畲族镇的第一交际用语,另有部分居民既能讲宣平话,又能讲武义话。

下湖源村位于柳城畲族镇西南2公里处,是一个典型的畲族聚居村。

(一)住户。全村有住户54户,其中纯畲族住户30户,没有纯汉族的住户,所有的住户中至少都有一人是畲族。

(二)人口。该村人口193人<sup>③</sup>,其中男性98人,女性95人。畲族人口161人,占村总人口的83.4%,其余的32人均为汉族,此32人全部是外来人口,其中24人为嫁入媳妇,2人来自外省(湖南、云南),1人来自外县(磐安),8人为上门女婿,均来自本县。

(三)姓氏。村里有雷、蓝、钟畲族的三个姓氏,其中雷姓于乾隆元年(1736年)从云和迁来已有276年,所以雷姓畲民占了绝大多数,共有109人,村里还建有雷姓祠堂,另有蓝姓畲民33人,钟姓畲民19人。

(四)年龄。村里60岁以上村民38人,40~59岁75人,20~39岁44人,20岁以下36人。

①本文遵循目前学术界的一般做法,将广东博罗、增城畲民所说的话称为“畲语”,将约占全国畲族总人口99%以上的畲族人所使用的语言——山哈话,称为“畲话”。

②对于外出经商或打工的村民,我们采用电话访谈的方式完成调查工作。

③一些村民虽嫁入下湖源,但是户口仍在原籍,还有一些村民虽然户口已迁出下湖源,但却仍在本村居住。所以本文的人口统计数据既包括户口在下湖源的村民,又包括户口不在下湖源,但是在下湖源居住的常住村民。

(五)职业、文凭。在家务农的村民 90 人,外出打工 44 人,外出经商 19 人,医生 2 人,公务员 1 人,退休 1 人。这些村民中有文盲 19 人,读过小学的 59 人,读过初中的 44 人,读过高中的 28 人,大学(专)毕业的 7 人,另有学生 35 人,未入园的幼儿 1 人。

三、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次在下湖源村关于畲族村落的语言生活调查,除了 1 位聋哑畲民和 1 位未入园的不足 3 周岁的畲族幼儿之外,我们将其余的 191 位村民都列入调查对象。并参照语言口语的“听”、“说”技能评价,把语言能力划分为 5 个等级<sup>①</sup>:“熟练”、“不熟练”、“听懂、不会说”、“半懂、不会说”和“完全不懂”,现将调查结果作如下阐述。

(一)畲民的语言生活现状

我们先对 159 位畲民的语言能力予以分析,其语言使用情况分述如下。

1.畲话能力

语言,不同于其他的民族特征,它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之中<sup>②</sup>。尽管下湖源的畲民由于长期与汉族接触,其日常服饰、生活习惯及习俗已与当地汉族没有很大差别,但他们的语言——畲话,却完整地保留着。对 159 位畲民的畲话能力统计结果显示,共有 88.1%的畲民能熟练地说畲话,其所占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表 1 159 位畲民的畲话能力统计

熟练		不熟练		听懂、不会说		半懂、不会说		完全不懂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140	88.1%	0	0	3	1.9%	1	0.6%	15	9.4%

我们对其余的 11.9%畲民(共 19 位)的背景情况(性别、年龄、家庭民族成分、职业、是否居住本村)进行分析,试图探寻其原因。

表 2 19 位不会畲话的畲民背景分析

性别		年龄		家庭民族成分		职业		是否居住本村	
男	女	<20	>20	纯畲族	畲汉兼有	学生	其他	是	否
10	9	19	0	0	19	19	0	1	18

调查发现,性别因素不影响畲民的畲话能力,但是年龄、家庭民族成分、职业、是否居住本村等因素都对畲民的畲话能力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1)年龄。19 位畲民的年龄均在 20 岁以下,不会畲话畲民的年龄都比较小,说明畲民不会畲话是近 20 年才出现的情况。

(2)家庭民族成分。19 位畲民的家庭均是畲汉兼有的家庭,纯畲族的家庭没有出现 1 例不会说畲话的畲民。

(3)职业。19 位畲民均为在校就读的学生。20 多年前下湖源村有一所小学,是和临近的白马下村一起合办的,只设有一、二年级的复式小学,取名为“白湖小学”。如今的孩子从幼儿园起都得到镇上就读,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住校,周五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

(4)居住情况。19 位畲民中只有 1 位居住本村,她是 2 年前 9 岁时跟从自己的母亲从云南随嫁而来,现

①“熟练”:语言“听”、“说”能力完全无障碍,日常生活中能够自如地运用并进行交际。“不熟练”:“听”的能力完全无障碍,但“说”能力均较差,能运用但是不流畅。“听懂、不会说”:“听”的能力完全无障碍,但从来不说。“半懂、不会说”:“听”的能力较差,而且不会“说”。“完全不懂”:“听”、“说”能力已全无。

在的畲话水平已处于“听懂、不会说”的等级。其余 18 位的父母都外出打工或经商,这些孩子或出生在本村,两岁后就跟随父母外出,或是就在地外出生、长大,或是在镇上的学校就读,周末也不回村,而是寄宿在老师家里,一到寒暑假,就去父母经商或打工的地方。这些孩子三年五载难得回村,在本村居住的时间很短。大部分孩子从小到大在村里的累计居住时间不足 1 年,有些甚至不足一个月或是一夜都没住。按照村里的老人说法:“这些‘细崽’其实已经是‘假山客’,而是‘阔佬仔’‘阔佬女’了,只有户口还在村里。”

19 位不会畲话的畲民有这么一些共同的特征:生活在畲汉兼有的家庭,年龄在 20 岁以下,在校就读的学生,且不居住在下湖源村。

下湖源村 20 岁以下、在校就读的学生有 35 个,除去 19 个不会畲话的学生,还有 16 个学生会熟练地说畲话。我们对这 16 人的家庭民族成分、是否居住本村等因素进行统计分析,以求进一步探析造成畲民不会畲话的根本原因。

表 3 16 位能熟练说畲话的学生背景分析

性别		家庭民族成分		是否居住本村	
男	女	纯畲族	畲汉兼有	是	否
8	8	4	12	16	0

我们将表 2 与表 3 进行对比,很容易发现,造成畲民不说畲话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是否居住本村”,只要居住在下湖源村的畲民,即使不是生活在纯畲族的家庭,都能够说一口流利的畲话,因为这 16 个能熟练说畲话的孩子中就有 12 人来自畲汉兼有的家庭。

“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畲族古训让畲民们一直保留着“‘山客人’就要会讲‘山客话’”的传统观念。于是,在畲汉兼有的家庭,虽然娶进门的汉族媳妇或是上门女婿不会畲话,但是爷爷奶奶们不会让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孙子、孙女们放弃说畲话,于是生活在村里的孩子,第一习得语言仍旧是畲话。

总之,除去外出经商和打工者的孩子,下湖源的常住畲民都能熟练地说畲话。

2.宣平话、武义话、普通话能力

除了畲话,畲民们的其他语言能力如何呢?我们对 159 位畲民的宣平话、武义话、普通话按语言能力的 5 个等级予以统计分析,列表如下:

表 4 159 位畲民的宣平话、武义话、普通话能力统计

语言类别	熟练		不熟练		听懂、不会说		半懂、不会说		完全不懂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宣平话	139	87.4%	16	10.2%	2	1.2%	1	0.6%	1	0.6%
武义话	14	8.8%	3	1.9%	73	45.9%	6	3.8%	95	59.7%
普通话	99	62.3%	41	25.8%	7	4.4%	2	1.2%	10	6.3%

表 4 显示,除了畲话之外,宣平话理所当然地成为该村畲民的第二大交际用语,全村仅 12.6%的畲民不会宣平话。另有 62.3%的畲民能熟练地运用普通话,而具备熟练说武义话能力的畲民只有 8.8%。因为下湖源距离县城有 51 公里,1958 年宣平撤县并入武义后,柳城镇拥有规模较大的武义县第二人民医院和武义县第二中学(现改称为武义县民族医院和武义县民族中学),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畲民接触并使用武义话的机会少,只有一些在武义经商或打工的畲民才会说流利的武义话。而畲民接触普通话的机会则比较多,在家务农的畲民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接触普通话,学生在学校一般都讲普通话,外出经商或打工的畲民则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普通话,因此熟练掌握普通话的畲民人数要远远多于熟练掌握武义话的畲民人数。

3.多语能力

下湖源是典型的多语言并存并用的社区,大部分畲民都能熟练地掌握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属于多语能力者,数据见表 5。据统计,全村只有 19 个畲民不具有双语能力。这 19 个畲民主要分布在两个层次:一是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畲族女性,她们是在家务农者,与外村人接触的机会不多,而且又是文盲,所以连宣平话都讲不流利,只会说畲话。二是 20 岁以下的跟随外出经商或打工父母的在校学生,他们只会一种语言,那就是普通话。

虽然大部分畲民都是双语甚至是多语能力者,但是他们在村里和家里始终把畲话作为日常生活的第一交际用语。

表 5 畲民的多语能力统计

畲话 宣平话		畲话 武义话		畲话 普通话		畲话 宣平话 武义话		畲话 宣平话 武义话 普通话		宣平话 武义话		宣平话 武义话 普通话		武义话 普通话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130	81.8%	9	5.7%	80	50.3%	8	5%	8	5%	10	6.3%	10	6.3%	10	6.3%

(二)汉族村民对畲话的运用状况

生活在畲族村落里的汉族村民,在畲话的大环境的熏陶下,他们的畲话水平怎样呢?我们对下湖源村 32 位汉族村民的畲话能力进行统计。

表 6 32 位汉族村民的畲话能力统计

		熟练	不熟练	听懂、不会说	半懂、不会说	完全不懂
入村 30 年以上	男	1(务农)		2(务农)		
	女	5(务农)				
入村 20—29 年	男			2(务农)		1(经商)
	女	1(务农)		1(经商)		
入村 10—19 年	男			1(务农)		1(经商)
	女			6(打工、经商)	1(经商)	3(经商)
入村 10 年以下	男					
	女			3(务农)	1(务农)	3(经商)
合计		7	0	15	2	8

调查结果显示,性别、入村时间以及是否居住本村对汉族村民的畲话能力有较大的影响。

1.性别因素。同是入村 30 年以上在家务农的汉族村民,由于性别的差异,其畲话的能力则不同,女性要明显强于男性。5 个嫁入下湖源的女性都能熟练地说畲话,而 3 个在村里入赘的汉族男性,只有 1 个能说流利的畲话,另 2 个只是听懂,但不会说。再介绍一个例子,前两年去世的两位入村近 60 年且一直居住本村的汉族上门女婿,也是完全听懂畲话,但是从不开口说。在日常交谈中,虽然其家庭成员或村民的交谈用语都是畲话,但是他们就是坚守着自己的宣平话。因为入赘,他们已改成畲姓,姓蓝或姓雷或姓钟,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母语却表现出绝对的热爱与忠诚,其语言表现是如此的固执,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是一种很值得探究的语用心理和语言态度。

2.入村时间。近 10 年嫁入下湖源的妇女,即使在家务农,也没有一人能熟练地说畲话,这和 30 年前嫁入本村的妇女完全不一样。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近几年来畲村的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畲民



们与外界接触多了,见世面了,胆子大了,宣平话也说得流畅了,甚至连普通话也说流畅了,于是不再只固守着一种畲话,还能自如地与汉族媳妇用宣平话或普通话交谈了,所以汉族媳妇学习和说畲话的机会也就少了。另一方面,随着畲汉通婚人数的增加,如今越来越多的汉族媳妇嫁入下湖源。据统计,近20年来,下湖源结婚的30多对夫妻(包括出嫁)中,只有2对是纯畲族的夫妻。汉族媳妇多了,畲村的语言氛围也就发生了变化,这些嫁入的妇女们可以坚持使用自己的方言彼此交谈,于是畲话不再是村里唯一通行的交际用语,其在村里的强势地位被撼动了,所以,汉族媳妇学习和说畲话的紧迫感也就没有了。

3.居住情况。一些汉族媳妇和上门女婿,由于常年在外经商或打工,居住下湖源的时间很短或从未在下湖源居住,虽然其户口已经入迁,已经属于下湖源村民,但是他们接触畲话的机会很少,时间很短,致使他们不会说畲话,甚至完全不懂畲话。

#### 四、小结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畲汉文化的交融互动,目前,畲村下湖源的畲民们仍旧对畲话保持着较高的忠诚度,畲话仍旧是该村的第一交际语言,还在村里维持着高度统一和稳定的局面,几乎所有的常住畲民都能熟练地说畲话。强势语言的冲击并未让他们放弃畲话,而是使他们以宽容的语言态度去接纳并学习这些强势语言,并自如地运用。因此,绝大部分畲民都已成为双语甚至是多语能力者。难能可贵的是,村里的孩子,即使是生活在畲汉兼有的家庭,只要是村里的常住者,都能说一口流利的畲话,这更是让我们看到了畲民对畲话的深厚感情和传承畲话的希望。但是随着畲汉通婚以及外出打工、经商的人越来越多,畲话能否如此继续保存下去,并且还能保存多久?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调查与研究的具有标本意义的语言个案。

#### 参考文献:

- [1]陈延河.惠东畲族的语言转用简析[C]//广东省民族研究会,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十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17-23.
- [2]王远新.广东博罗、增城畲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途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15-125.
- [3]林伦伦,洪英.广东潮安县李工坑村畲民语言生活调查[J].语言研究,2005(4):122-126.
- [4]林清书.山羊隔畲族村的语言传承和语言使用现状[J].龙岩学院学报,2008(2):87-91.
- [5]赵峰.闽东畲语濒危现状考察[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75-78.
- [6]李远宁,李春意,张晓,等.潮州畲族村文化习俗之变迁——以潮安县李工坑、碗窑、山犁、雷厝山等村为例[EB/OL].(2009-6-9)[2011-3-25].[http://jwc.hstc.edu.cn/jwcweb\\_files/Jiao\\_Gai\\_HTML01.htm](http://jwc.hstc.edu.cn/jwcweb_files/Jiao_Gai_HTML01.htm).
- [7]周晓景.福安畲族传统文化现状分析及恢弘发展策略探究[EB/OL].(2008-03-08)[2011-03-22]<http://blog.sohu.com/people/emhpc2hhbmd5b3UwNDExQHNvaHUuY29t/81187827.html>.
- [8]翁燕珩.贵州省凯里地区少数民族小学生语言态度分析[J].民族教育研究,1998(3):84-87.